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端午節吉祥，阿彌陀佛！今天是二〇二四甲辰年的端午節，今天台北新莊念佛堂，新的佛堂，我們啟建佛七第二天。過去我們在三重淨宗別院佛七，晚上跟大家一起學習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，上次我們在淨宗別院學習到卷上，「報答四恩」。報答四恩，四恩，第一個是父，第二是母，第三如來，第四說法師。周安士居士把四恩給我們列出來，父、母、如來、講經說法法師。這個也就是父母、師長（如來、說法師），也就是我們一般講，父母養我們的生命，師長長養我們的慧命。所以孝親尊師，報答四恩。

上次我們已經將發明跟大家學習過了，在一百四十一頁，有附三則的公案。三則公案，我們也學習了第一個公案「禮塔度親」，這個公案我們上次學習過了。我們隔的時間很長，因為二〇二〇年開始就是新冠狀病毒的疫情，我們就停了下來。這個當中我記得有再講一次，在二〇二二年講到這個地方。疫情又開始蔓延，我們又停下來，一停就是二、三年。這四年當中，我們佛七也是只有舉行二、三次。現在疫情總算告一個段落，我們從三重搬到新莊這個新的念佛堂，我們晚上繼續來學習。在淨宗別院，學習到報答四恩「禮塔度親」這個公案，我們接著看一百四十二頁倒數第五行：

徵事【誠感父骨】

這個『誠』是至誠，感應父親的靈骨。這個出在：

【《高僧傳》】

我們《安士全書》也講了很久，這個當中有時候我出國，或者是其他的事情，我們也常常中斷，因此也講了很久。我們從今天開始，我們就講一個比較大略的，講大意，大概的意思，就不像過去那麼詳細來講。如果詳細講，時間可能拖得更長，不知道講到哪裡、什麼時候才講得圓滿。因此我們現在就講一個大意，我們消文釋義，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，這樣進度會比較快一點。

【後周李氏子。】

一個姓李的兒子。

【長安貴胄里人。唐宗室也。】

是唐朝的宗室。

【七歲出家。法名道丕。十九。值駕幸洛。長安焚蕩。乃負母入華山。時穀涌貴。丕自辟穀。惟乞食供母。母問食否。必曰已齋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『後周』是指朝代，一個姓李的兒子。『長安貴胄里』，這裡的人，是唐朝的宗室。很小就出家了，法名叫『道丕』。到了十九歲，『值駕幸洛，長安焚蕩』，這個是遭遇到刀兵。『負母』就是背著母親，『入華山』。「華山」在現在叫西安，陝西省。這個就逃難了，因為戰爭逃難，逃到華山。『時穀涌貴』，「穀」就是五穀雜糧，當時就很貴，實在講，沒有錢的人也買不起。『丕自辟穀，惟乞食供母』，過去出家人有去乞食。「辟穀」就是他就不吃五穀雜糧。他去托鉢乞食，供養他母親，他自己沒吃。母親就問他，你吃了嗎？他必定回答說他已經吃了。『必曰已齋』，就是已經吃過了。出家了，但是非常孝順，還是很孝順他俗家的母親。

【母曰。汝父霍山戰沒。骨暴霜露。能收取歸葬乎。】

他母親就跟他講說，你父親當軍人，在霍山，戰爭的當中陣亡

了，死了。古時候戰爭陣亡，都沒有埋葬，屍體遍野，這些遺骨也都暴露在郊外。戰爭沒有人有辦法去埋葬，暴露到郊外。郊外，這個戰爭不是死一、二個人，戰爭死的人都很多，都是葬在一起。我們最近這兩年看到俄烏戰爭，在電視上我們看到這些軍人、平民死了，挖一個很長的壕溝，用塑膠的屍袋，屍體也沒有辦法一具一具去分開埋葬，統統丟到壕溝裡面，男的、女的統統丟進去。戰爭就是這個樣的，沒有時間去埋葬，因為戰爭危急，很多人自己保命都保不住了，沒有辦法一具一具的屍體去埋葬，他挖一個壕溝，葬在一起。有挖個壕溝也還好，有的根本就沒有挖，就暴露在郊外。道丕他的父親就是當軍人，戰死了。他母親說，你父親戰死在霍山，你能不能把他的遺骨找回來埋葬？當然他很孝順。

【遂往霍山。】

他就到『霍山』去了。「霍山」是在安徽省六安市，現在的安徽六安。六安，我也去過一次，六安市。到了霍山：

【拾白骨聚一處。】

看到很多白骨，都變成白骨了，也不曉得到底哪一具是他父親的？也認不出來，他就求感應。

【晝夜誦經。懺父殺業。】

就白天晚上他都念經，替他的父親懺除業障，『懺父殺業』。他父親過去也是殺生業太重，所以死在戰場。古大德講，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」。要知道殺生他的業報，當然果報都在三途，到人間還有餘報；還沒有到三途，有花報。就是短命、多病，遇到戰爭、意外死亡的，這個都是跟殺業有關。所以多病、身體弱，或者短命的，要戒殺放生。他替他父親懺除這個殺業。

【且祝曰。】

『祝』就是祝禱，祈禱。

【群骨之中。有動轉者。即父遺骸也。】

他怎麼求佛力加持、求感應？他就是用祝禱，在佛菩薩面前祝願說，『群骨』，白骨那麼多，認不出他父親是哪一個？如果這麼多白骨當中，那個白骨會動的，就是他父親的遺骸。

【一心持誦。目不暫捨。】

他一心誦經，眼睛都是盯著那些白骨看，都沒有停下來。

【數日間。有髑髏從骨聚中躍出。搖曳良久。丕擗踊抱持。齋歸見母。】

過了好幾天，果然有感應。『有髑髏』，就是骷髏，那是我們現在講靈骨。很多白骨聚在一起，但是其中有一具白骨，從這麼多白骨當中它『躍出』，「躍出」就是跳出來。『搖曳良久』，動了很久。丕就捶胸頓足，就很興奮，把他父親的靈骨就『抱持』，把它帶回去了，『齋歸見母』。

【是夜母夢夫歸。明晨骨至。後應詔入京。名播朝野。】

那天晚上他母親也有感應，夢到她的丈夫回家了。作了這個夢之後，第二天早晨，道丕就把他父親的靈骨帶回到他家裡，滿了他母親的願望。帶回家裡，再去找個地方埋葬。『後應詔入京，名播朝野』，後來皇帝知道這個事情，詔請他入京，所以他的名聲就遠播了，在朝在野的人都知道。這是出在《高僧傳》的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也很有名。

下面這個「按」，「按」這個字就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故事、這個公案，他再發明這個道理。

按【孝有二。有世間孝。有出世間孝。師蓋兼而有之矣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就是按照這個公案給我們發明『孝』的道理。孝，『有世間孝，有出世間孝』。「世間孝」，就是我們像儒家講的孝親尊師。像《論語》裡面講，孟懿子問孝，要怎麼樣盡

孝？孔子回答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這是對孟懿子的回答，怎麼樣盡孝。孔子的弟子問孝的很多，要怎麼樣做才是孝，每個弟子問的，回答都不一樣。各人的身分、地位、環境不一樣，因此盡孝也就不同。有的人身體很不好，孔子的學生當中有人身體很不好，不懂得照顧身體，去請問孔子要怎麼樣盡孝？夫子回答，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」。他說，做父母的人，就擔心兒女身體不好生病，你把身體照顧好了，那就對父母就盡孝了。所以每一個人問的孝是一樣，但是夫子的回答都不一樣，各人的情況不一樣。孟懿子問孝，這個孝是他當大夫的盡孝，也是一般人共同的，「生，事之以禮」，奉侍、照顧父母，照顧父母的物質生活、精神生活；「死，葬之以禮」，死，要根據父母他生前的身分地位，所以葬禮的層級不一樣，還有棺材用的質料也不一樣。如果做大官的，要有棺，還要有個套棺，棺材的厚薄（厚度）也不一樣。這是根據這個人，他父母在世，他的身分地位，依照符合他身分地位的禮來給他葬，要依禮，不能違背禮。沒有那個身分地位，你不能做那麼隆重的葬禮；有那個身分地位，沒有達到他那個身分的葬禮，也不合乎禮，所以「死，葬之以禮」。「祭之以禮」，「祭」就是祭祀，往生忌日要祭祀，我們現在要祭祀祖先。這些都屬於世間孝。

『出世間孝』，就是度父母出離六道生死輪迴。比如說，我們修淨土法門，勸父母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淨土。勸導父母念佛往生極樂世界，那這是出世間孝，幫助父母脫離六道生死輪迴。往生極樂世界，就脫離六道生死輪迴，一生去作佛了，這個就屬於出世間孝。佛弟子世出世間孝都有，所以這個道丕法師，『師蓋兼而有之矣』，道丕法師他世間孝也盡到了，出世間孝也盡到了。下面是舉出幾位高僧大德，出家人他盡孝的一些例子。

【若夫道紀。荷親而講演。法雲。居喪而毀瘠。鑒宗。醫父病而兩股皆刳。智聚。丁母憂而三年泣血。如斯之類。罄竹難書。】

這些都在《緇門崇行錄》。《緇門崇行錄》，在疫情期間，我在台北靈巖山雙溪小築住了兩個月，每一天早上早餐後，跟常住的出家眾一起學習《緇門崇行錄》，這些公案我們都講過。大家如果有興趣，以後可以找《緇門崇行錄》來看。《緇門崇行錄》，佛陀教育基金會有印這個書出來流通，也有白話的註解。我們這裡就不詳細講了。

【倘謂辭親出家。父母遂可不必奉養。豈識孝名為戒之義乎。】

『倘謂』是倘若說，『辭親出家』，出家人父母親就不必去照顧了，這樣怎麼能夠說他認識佛經裡面講『孝名為戒』的義理呢？佛在戒經裡面講「孝名為戒」，孝也是戒。所以出家人如果家裡沒有兄弟姐妹照顧父母，佛也規定，你雖然出家了，還是要照顧父母，還是要盡孝。如果有兄弟姐妹照顧，你就可以讓他們來照顧；如果沒有，你還是要照顧。所以古時候托鉢，也要供養父母，照顧父母的生活，不能說出家就不管俗家的父母了，這個就不是佛的教誡。所以這段按照公案給我們說明，雖然出家，他還是要盡到世俗的孝，也要照顧到父母他的生活、他的精神，這才是戒。

下面第三個公案：

徵事【酬恩護法】

這個出自於：

【《金湯編》】

這本書。

【宋呂蒙正。】

這個也是很有名的，呂蒙正公。

【字聖功。太宗時。舉進士第一。累官參知政事。封許國公。方公之微也。嘗寄跡僧寮。得安意書史。後執政十年。郊祀俸給皆不請。帝問其故。對以私恩未報。詰之。以實對。帝曰。僧中有若人耶。賜紫袍以旌之。所得恩俸。悉與寺僧。以酬宿德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是講宋朝呂蒙正公，他在宋太宗當時，他中了進士第一名，『累官參知政事』，就是當官，從政，『封許國公』。他還沒有考中進士之前，曾經去『寄跡僧寮』，就是住在寺院裡面。古時候讀書人都是借寺院去讀書，寺院有書籍很多，有佛經、有儒家的書，等於現在的圖書館一樣。所以寄跡在僧寮，他還沒有中舉的時候。我們之前看到范仲淹也是一樣，他以前很貧窮，讀書也都借寺院這個地方來讀書。『後執政十年』，這些俸祿他就都不請了，皇帝問什麼緣故？他說有些私恩還沒有報答。就問他是什麼事情？他就據實跟皇帝報告。所以皇帝就賜給他，『賜紫袍以旌之』。他所得的這些『恩俸』，俸祿，統統捐給寺僧，『悉與寺僧』，統統捐給寺院。『以酬宿德』，「酬」就是報恩，就報答這個寺院，在以前他還沒有考中進士之前對他的照顧。

【公於晨興禮佛。必祝曰。不信佛者。莫生吾家。願子孫世世食祿。護持三寶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就是每一天早上他都會拜佛，『晨興』就是早上起來，他必定『禮佛』。「禮佛」，他就會祝願，『祝』就是求，求這個願。求什麼願？『不信佛者，莫生吾家』，就是求他家的子孫都要信佛，如果不信佛的，不要到他家來當他的子孫，他就求這個願。『子孫世世食祿，護持三寶』，他就發這個願，如果不信佛的，不要到我家來做我的子孫；如果要到我家來做我的子孫，就要護持三寶，要信佛。

【後從子夷簡。封申國公。每遇元日。拜家廟後。即叩禮廣慧

禪師。申公之子公著。亦封申國公。於天衣禪師亦如之。左丞好問。於圓照禪師亦如之。左丞之子用中。於佛照禪師亦如之。世世貴顯奉佛。果符公願。】

這一段，也就是他的子孫真的就如他的願，就是都信佛，而且都皈依佛門，禮拜當時很有名的禪師，跟他們學佛，果然滿他的願。這條也是給我們做一個示範，所以我們學佛的同修，也可以學習呂蒙正公他發願，希望兒孫都能信佛、都能學佛。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父母，很多同修，他很虔誠信佛，但是兒孫不信。因此發了這個願，也會有感應，感應到有善根的、跟他有緣的眾生，來投胎到他的家，做他的子孫，這個一種感應。接著我們再看一百四十四頁第四行：

按【經言諸佛之恩。過於父母。夫父母之恩。至深重也。反謂佛恩過之。何哉。蓋父母之恩。止於一世。諸佛之恩。盡未來劫。父母之恩。但養色身。諸佛之恩。濟人慧命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這一段，周安士居士引用經典裡面佛講的，『經言諸佛之恩，過於父母』，經典上講，諸佛的恩德超過世間父母之恩。『至深重也』，我們世間父母之恩已經很深重了，『反謂佛恩過之』，反而佛恩超過父母的恩。父母恩都已經很深重了，反而佛恩超過父母之恩，『何哉』，是什麼道理？『蓋父母之恩，止於一世』，因為父母對我們養育之恩，就是我們這一生，止於這一生這一世。『諸佛之恩，盡未來劫』，諸佛之恩是生生世世，「盡未來劫」，無有窮盡的。因為佛度眾生，幫助眾生脫離六道生死輪迴，幫助眾生圓成佛道，那是盡未來劫，沒有停止的，沒有中斷的，當然世間的父母就不能跟諸佛來相提並論，因此說佛恩超過世間的父母恩。

下面講，『父母之恩，但養色身；諸佛之恩，濟人慧命』。「



父母之恩」，對我們的恩德就是長養我們的身體，我們身體的生命是父母給我們的，養育我們，是這個恩德。「諸佛之恩，是濟人慧命」，法身慧命是佛給我們的，沒有佛出世，我們就不懂佛法；沒有佛法，沒有遇到三寶，我們永遠在六道生死輪迴，永遠不能脫離，當然父母恩就無法跟諸佛之恩相比了。父母對我們再好，我們還是要六道輪迴；做兒女的再孝順，父母還是要統統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，沒完沒了，不能解脫。佛能幫助我們脫離六道生死輪迴，也能幫助我們生生世世的父母脫離六道生死輪迴，那這個恩德，當然世間的父母恩是無法相比的。

【又父母訓誨。不過導以名利。若或誤用。反能造業。諸佛菩薩。能示以究竟法門。苟從其教。疾出輪回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又給我們發明這個道理。『父母的訓誨』，「訓」是教訓、教誨，『不過導以名利』，一般世間做父母的，總是希望兒女成名，在社會上有名利，做大官，發大財。一般世間的父母總是這樣期望自己兒孫能夠出人頭地，能夠得到名利，所以「不過導以名利」。「若或誤用」，如果這個名利不是用正當手段得來，「誤用」就是用不正當手段去取得；『反能造業』，反過來就造罪業了，造罪業就有惡報，反而就不好，反而害了子孫。『諸佛菩薩，能示以究竟法門』，諸佛菩薩能夠給我們開示究竟的法門。我們世間法，縱然生天還是不究竟，還是脫離不了六道輪迴，不究竟。只有念佛往生極樂世界，那才是究竟。到極樂世界就作佛，度眾生，這個才是究竟。『苟從其教，疾出輪回』，果然能夠遵從佛的教導，我們很快就出離輪迴。特別我們遇到淨土法門，這一生真信發願念佛，必定蒙佛接引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出輪迴就很快了。「疾」就是快速的，出離輪迴。能夠遵從佛的教導，特別是淨土法門，出輪迴的快速，也是其他法門無法相比的。下面講：

【父母若遇逆子。便發瞋恨。諸佛菩薩。雖遇謗佛謗法之人。悲憫無已。】

世間做父母的，如果遇到忤逆的兒子，當然會生氣，就會瞋恨。生到忤逆不肖子，當然會有瞋恨心。諸佛菩薩，遇到毀謗佛、毀謗法的人，佛不生氣，佛是『悲憫無已』，大慈大悲，憐憫他的無知。「無已」就是沒有停止的。遇到這些五逆十惡的，佛都不捨。我們在《觀無量壽佛經·下品下生章》，我們都看到，九品往生，下下品是造五逆十惡，臨終遇到善知識勸他趕快回頭，懺悔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。見到地獄相現前，遇到善友勸導，他回頭了，真放下、真懺悔，真正發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一念十念也蒙佛大慈大悲接引往生西方。佛的慈悲，也就不是世間父母所能夠相比的。

【不特此也。父母愛其子。原望養生送死。至諸佛菩薩。毫無希望。雖度盡眾生。初無能度之想。】

『不特此也』，就是不只如此。『父母愛其子』，父母愛護子女，原本就是希望養兒防老，希望『養生送死』。在生的時候，特別是晚年，希望兒孫孝順，來奉養、來照顧；死的時候，送到他山頭，這是父母對子女的一個期望，世間的父母都是有這樣的一個期望。『至諸佛菩薩，毫無希望』，諸佛菩薩度眾生，他對眾生沒有任何的希求，沒有任何的條件。『雖度盡眾生，初無能度之想。』雖然度盡很多眾生，但是沒有能度這個想法。這是出自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裡面經文講，「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，能度所度都空了。所以佛度眾生他沒有一絲毫希望眾生來回報，連度眾生這個相，能度所度他都空了，他都不執著了，不著這個相。度眾生，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天天度眾生，不執著度眾生的相，他就超越了。

【故世間第一負恩之事。無如謗佛。呂公不願此種來為子孫。

識亦卓矣。】

因為這個緣故，世間第一忘恩負義的事情，『無如謗佛』。「謗佛」，這是忘恩負義最嚴重的，沒有比這個更重。你看佛大慈大悲，對眾生沒有希求心，也不求眾生回報，只是想幫助眾生早成佛道，眾生還來毀謗，這是第一忘恩負義的，就是謗佛最嚴重。『呂公不願此種來為子孫』，呂蒙正公不願意這種謗佛的來做他的子孫，他的見識也是很高的，這的確也是很卓越的一個見識。

好，「報答四恩」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這個恩，有世間父母恩，出世間諸佛如來、師長恩，這個我們都要知道去回報。真正的報答，佛也不希望我們報答。我們世間的父母，如果我們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那是真正報恩，不然我們也無法報。念佛往生西方作佛，度眾生，是真正的報答師恩，才圓滿報恩。無論報父母恩、報諸佛菩薩恩，唯有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這個報恩才達到究竟圓滿。下面一百四十五頁：

### 【廣行三教】

請看：

發明【三教聖人。皆具救世之念。但門庭施設不同耳。儒用入世之事。佛行出世之法。道則似乎出世而實未嘗出世者也。孔顏雖聖。然欲藉以卻鬼驅妖。則迂。佛道雖尊。然欲用以開科取士。則誕。此三教所以有不得不分之勢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發明，文昌帝君講『廣行三教』，是廣泛推行三教，「三教」就是儒釋道。在中國儒釋道，儒、道是中國本土的，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，已經融入中國本土的儒、道。這個三教實在講是相得益彰，儒、道等於是佛法的人天小乘法。所謂五乘佛法：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菩薩是大乘；聲聞、緣覺是小乘；人天乘，人天的佛法，修人天福報的，沒有出三

界六道的。儒、道是屬於人天乘，因此在中國學佛的，就直接學大乘佛法，因為有儒、道的基礎，儒、道代替了人天小乘的佛法。

我們看這個發明，『三教聖人，皆具救世之念』。儒釋道三教的聖人，他都具足「救世之念」，「念」就是他的心念，他的心念念要救世間這些苦難的眾生，所謂救苦救難。『但門庭施設不同耳』，「門庭施設」不相同，就接引不同的對象。『儒用入世之事』，儒家用入世，「入世」就是在這個世間，世間法。像儒以孔子做一個代表，儒家主要講辦政治，所以講「天道敏時，地道敏樹，人道敏政」。天時，四季要分明：地道，四季種什麼蔬菜（植物）也都一定的；人道敏政，人道辦政治最重要。政治辦好了，大家得到公安，公眾就得到安定；政治辦不好，大家都不安，就亂。我們現在看到整個世界辦政治愈辦愈亂，這個世界愈來愈亂，災難愈來愈多，跟人心都是息息相關。人心不善，不按正規來辦理政治，不按仁義道德來辦理政治，都是用一些非法（不如法）的手段，所以世界愈來愈亂，災難愈來愈多。所以儒用入世。

『佛行出世之法』，佛是出世間法，以這個為主。儒是以世間法為主，當然儒家也有講到出世法，但是一般學生不懂，不懂，孔子他就不說了。孔子講天道、性命，講這些只有顏回明白，子貢也明白一半，其他弟子都不懂，因此孔子就沒有講這些，就講世間法，講如何待人處世、辦理政治這些道德觀念。「佛行出世之法」，出離六道生死輪迴就是「出世」，更進一步，出離十法界，出世法才究竟。這是佛偏重在出世間法，儒偏重在世間法。『道則似乎出世而實未嘗出世者也』，道家講長生，道家他終極目標就是修長生不老。所以我們讀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你要求地仙，要修三百善；要求天仙，一千三百善，仙就是長生不老。仙的層次也很多，在《感應篇》分兩大類；這個當中很多類，《楞嚴經》分得最多，十種仙

。這個都修身體能夠長生，養生、不生病，長生不老，他以這個為目標。儒家以辦政治達到公安為目標；佛家是講無生，不生不滅；道家講長生，但長生，很長時間還是會到。無生就無量壽，我們念佛到極樂世界，無量壽。所以這三教各有它的目標。道是比儒要超然，所謂道法自然，比儒要超然，無為而治，它比較高。這裡講「道則似乎出世」，似乎看起來像出世，但實際上沒有出世，他還是在三界之內，只是比我們人要高，介乎在人跟天當中，比較高層次的達到天道，所以有天仙、有地仙。這是給我們講三教。

『孔顏雖聖，然欲藉以卻鬼驅妖，則迂』，「迂」就是迂腐、曲折，孔子、顏回這都是聖人，但是如果你用孔子、顏回（儒家）來「卻鬼驅妖」，來趕鬼，這個就比較曲折，對治的性質不一樣了。『佛道雖尊』，佛家跟道家雖然也是很尊貴的，『然欲用以開科取士，則誕』。「誕」是荒誕，也是荒謬的意思。你用佛家、道家來開科舉，來選取進士，這個就比較荒誕。「開科取士」，這是儒家辦的。因為古時候從漢朝一直到清朝，漢朝開始，聽取董仲舒先生的建議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家。因為諸子百家各有他的說法，三教九流，董仲舒建議採取儒家，比較中庸，比較不偏。採取孔孟儒家做為國家的主流教育，所以從小都要念四書五經，考試也是考這些，這叫開科取士。考這個，你不能用佛家、道家來開科取士，這是儒家辦的，儒家因為他辦政治。古時候讀書人，他就兩個出路，一個從政，一個從醫，不為良相便為良醫。所以古時候讀書人他的出路就這兩方面，就是你從政去當官，辦政治；如果不從政，那就從醫。從醫也可以救人，從政也可以救人。政治辦好了，大家得到公安；醫生醫道高明，幫人家治病，也是救人。過去儒家讀書人，大概就是這兩個出路，不從政就從醫，這屬於仕途。士農工商，士是知識分子，讀書人。「佛道雖尊」，你不能用佛、道來選取這些

當官辦政治的，那個就不適合了。『此三教所以有不得不分之勢也』，因為這個，三教你就不得不分，這個好像分工合作一樣，各司其職。下面一段講：

【人非一途可化。故聖教必分為三。譬如三大良醫。一精內科。一精外科。一精幼科。術雖不同。而其去病則一也。若三人共習一業。所救必不能廣。故曰。為善不同。同歸於治。】

又給我們發明這個道理，為什麼三教門庭施設不同？為什麼要有不同的施設？這裡用醫生來給我們做一個譬喻。『譬如三大良醫』，醫生醫術都很好，一種『精內科』的，內科就是治裡面五臟六腑；有『精外科』的，外科像開刀、手術，治跌打損傷，這個外科的；還有『精幼科』的，小孩的、小兒科的。這些醫術雖然不同，『而其去病則一也』，都是為病患解除病痛，幫助他解除病痛這是一樣的。『若三人共習一業，所救必不能廣』。如果三個良醫，大家統統學一科，那大家只懂內科，外科就沒辦法了，那外科就沒有人去治。你只會內科，大家統統學內科，跌打損傷誰治？大家統統學外科，那內科也沒人治；沒有人學幼科，小孩子生病也沒人治，只能治大人的，那這個治病就不廣，不普及。所以，『故曰：為善不同，同歸於治』。這個就是把儒、釋、道三教，也就用醫生內科、外科、小兒科這樣來做一個譬喻。因為眾生根器不一樣，有的人你勸他來學佛，他不願意來，他去聽聽儒家的這些，《論語》、四書五經他能接受。有一些人，像現在《弟子規》，這個沒有宗教色彩，你信什麼教都可以學；如果你講到佛，可能他就不接受了。這是用醫生做譬喻。

【余閱貴州《銅仁府志》。知向來本名銅人。因其地有銅人山。故名。後改人為仁。而地與山。俱更其舊。山在巨浸中。其下皆水。曾有一年大旱。見山下盡空。但有三大銅人。頭頂此山。巋然

直立。而三人。恰是三教服式。竊思此山。乃開闢時物。尚無三教名色。而銅像又非人力所鑄。始知三教門庭。本天造地設。合下當有。況帝君德位。超乎人類之上。豈不知孔顏大道。已如日月經天。而必欲牽合釋道。以之訓飭士子乎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『余』就是周安士先生他自稱，『閱』就是看、閱讀。『貴州《銅仁府志》』，在貴州省，銅仁府。銅仁，先師淨老和尚他小學生時代，就是日本侵華戰爭，他們逃難，跟著學校、跟著老師，用走路的，從南京走路走到貴州，他就走了十一個省。所以看到銅仁，我印象就很深，因為常常聽我們老和尚講銅仁。跟周邦道校長他們跑到銅仁去，跑到貴州，從南京走路到貴州去。他說日本人後面機關槍在打，他們在前面跑。貴州我去過，但是沒有去過銅仁，我也想以後有因緣去看看，先師淨老常常講到貴州銅仁。貴州我是去過貴陽，省會，一些地方去過。《銅仁府志》，銅仁府，古時候設官府，管理這個地方的。「志」就是記載，記載這個地方的一些沿革，這些事蹟。

『知向來本名銅人』，「銅仁」原來它這個地名是「銅人」，「人」這個字。『因其地有銅人山』，因為那個地方有一座山，叫做「銅人山」，『故名』。『後改人為仁』，後來改「人」為仁愛這個「仁」。『而地與山，俱更其舊』，當地跟這個山，變更它舊的名稱了。『山在巨浸中』，山下面都是水。『曾有一年大旱，見山下盡空』，有一年旱災，山下都沒水，山下都空了。『但有三大銅人，頭頂此山』，「三大銅人」，銅的人頂住那個山。『巋然直立』，「巋」是山小而群。大家如果去過貴州，貴州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兩銀」，但是現在不一樣，現在高速穿山洞，高架，我去看了，歎為觀止。我們早期去，我二〇一一年去貴州，真的是那個山很多，但是山都不是很髙，都是小山。群就是很多，它不是一座

很高很大的山，它那個山一座一座小的，合起來，很多。它路也都不是很平，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兩銀」，以前內地很窮。但現代交通發達，現在大陸做高架，實在很厲害。我一九九〇年第一次到大陸，一條高速公路也沒有，都石子路，跟著旅行團跑，整路都是顛。這三十幾年了，全大陸高速公路、高架、高鐵、捷運，現在交通實在太便利，還有火車，連西藏都有火車了，所以現在貴州跟以前也不一樣了。這個地方是講，「但有三大銅人，頭頂此山」，三個銅人，銅像的人，它頭頂上頂住上面那個山，山都是直立，巋然直立。『而三人，恰是三教服式』，這三個人穿的服裝就是儒釋道三教的。

『竊思此山，乃開闢時物』，「竊思」就是周安士居士他自己去思惟，這個山，「乃開闢時物」。開山的時候，『尚無三教名色』，這個銅人當時還沒有三教這些名稱。『而銅像又非人力所鑄』，那個銅像也不是人去打造的，它本來就有。『始知三教門庭，本天造地設』，就是儒釋道三教門庭，本來就天造地設的，本來就有。『合下當有』，本來就有。『況帝君德位，超乎人類之上』，這裡講文昌帝君他的道德、他的地位，超乎一般人之上。『豈不知孔顏大道』，他怎麼會不知道孔子、顏回，這個儒家聖人的大道？孔顏大道，『已如日月經天』，他當然知道。文昌帝君有一次我去萬華龍山寺，看到後面文昌帝君那個桌上，准考證影印了都堆在那邊。現在做父母的，也知道他兒女要考試，要去拜文昌帝君，求文昌帝君庇佑。文昌帝君自古以來他就管考試的，他怎麼會不懂孔子、顏回這個大道？這個聖人之道，當然他懂，知道「已如日月經天」。『而必欲牽合釋道，以之訓飭士子乎？』他知道孔顏之道已經如日月經天，而必定要牽合跟釋、道在一起，來訓讀書人嗎？當然帝君對這三教他都通達了。



【又考南閻浮提。名雖一洲。其中國土甚多。每一國土。各有聖賢持世立教。】

這個『考』就是考據、考證。『南閻浮提』，南瞻部洲，雖然名是一個洲，但是這個洲當中『國土甚多』。這個地方，「土」這個字是破音字，念「度」，國土。土地的，才念「土」。「國土」就是一個國家，度就是一個界線、一個範圍。每一個國土，『各有聖賢持世立教』，每一個國土都有聖賢在那邊教化。

【如孔子老子者。不計其數。】

南閻浮提，雖然這是一洲，但是它有很多國土，很多國家。每一個國土，都有聖賢在那裡教化，就如同我們中國的『孔子、老子』，這個也非常多，『不計其數』。

【但各國姓名不同耳。】

但是每個國家它的『姓名』不一樣，名稱不一樣。這個也是先師淨老和尚在國際推廣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，所謂世界宗教是一家，跟這個說法是相應的，只是名稱不一樣，都是聖賢、神聖在教化眾生。

【至於書法。亦有六十四種。】

『書法』就是文字，「書法」，『有六十四種』。

【今儒者所讀。不過舉業之書。此外所見。能有幾何。】

這段講，至於這個書（文字），也有六十四種。現在『儒者』，就是儒家讀書人，所讀的『不過舉業之書』，「舉業」就是要去考試的，四書五經、十三經這些書。『此外所見，能有幾何？』這個以外的，那能看到有多少？

【所以三藏十二部之文。龍宮祕笈之語。不唯不見。見之反加排斥。以為苟不如此。便不似儒道。不特宣之於口。並著之於書。無不曲肆詆毀。一片意必固我之私。習成黨同伐異之套。至考其旦

畫所為。幽獨所念。無非爭名逐利。欺世害人。甚至夤緣奔走。賭博樗蒲。無所不至。凡吾儒正心誠意之學。濟世安民之道。全然不講。但損儒門之望。何增學術之光。帝君示以廣行三教。可作午夜之鐘矣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就是講，其他國家這些書法、文字，這些書籍也很多。舉出當時讀書人所讀的，不過是舉業這個範圍的書。這個範圍以外的，他能看多少？所以佛經『三藏十二部』這些經文，不但沒有看見；看見，反而加以排斥。以為如果不排斥，『便不似儒道』，就好像不是讀書人，讀書人就要排斥這些。『不特宣之於口，並著之於書』，不但嘴巴講，而且還寫成書來排斥。『無不曲肆詆毀，一片意必固我之私』，寫出來的書、講出來的話，無非就是詆毀，就是抨擊，去批評、毀謗。好像沒有這樣，就不是一個讀書人。『習成黨同伐異之套』，「黨同伐異」，就是跟我不一樣的我就要討伐你。這是講出當時儒家讀書人的一個偏見。這個偏見也是其來有自，如果我們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就知道，就是受宋朝程朱之學的影響。印光大師、蕩益大師這些祖師大德，都受程朱他們那種偏頗的思想所影響，到後來真正深入佛法，才知道程朱他們講的是門戶之見，黨同伐異。

這裡周安士居士也看到當時的事情，這個問題很嚴重，所以他講出一些真話。就是讀孔子聖賢書的人，『至考』，就是去看看，他每一天所作所為，心裡所念的，『無非爭名逐利』。你說讀聖賢書，心裡白天晚上無非是爭名逐利，『欺世害人』，欺騙世間人，專門在害人、在鬥爭，「爭名逐利」。『甚至夤緣奔走，賭博樗蒲』，攀緣權貴，甚至賭博，『無所不至』。『凡吾儒正心誠意之學，濟世安民之道，全然不講』，這個統統不講，只是在批評、在毀謗。『但損儒門之望，何增學術之光？』這樣只是有損害儒家門

庭的聲望，也就是敗壞儒家門庭之望，何嘗增長儒家學術之光彩？

『帝君示以廣行三教，可作午夜之鐘矣。』所以文昌帝君在這裡指示要「廣行三教」，三教實在講都要學習，這是相得益彰，不能互相有門庭之見、互相排斥。

因此先師淨老和尚他提倡，不但儒釋道，包括其他宗教，要學宗教教育，互相要學習，符合文昌帝君他這個教導，這樣世界才能有和平。我國儒釋道三教，我們大家都要認識，不要互相去批評攻擊、有門戶之見。先師淨老和尚講得非常多，跟其他宗教，我們也是尊重，不排斥。論邪正不論宗教，只要是好的，對人有益的，我們都尊重，這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，也符合文昌帝君的教導。從儒釋道做起，再推廣到其他宗教。

好，今天我們學習到這一段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